

赤月烏山
北流河
北流河



青岛游记选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

DB73/05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10·济南

1070898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摄影 赵书琪
题 字 刘白羽
封底篆刻 郭文泉

青 岛 游 记 选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度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 5.375 印张112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
书号10099·1821 定价0.95元

青岛游记选

前　　言

青岛，宛如一只美丽的翠鸟，静静地伏卧在祖国黄海之滨的崂山脚下。

这里，浩瀚的大海亲吻着歲嵬崂山，松涛和海涛共鸣，奔放而又豪迈；绿树和碧波一体，宁静而又明快；碧波上，绿荫间，白墙、红瓦闪闪，宛若蓬壶仙苑。阳春，樱花染霞，梨花飞雪，遍山吐翠，百花竞妍；盛夏，海风拂面，凉爽宜人，沐浴清波，沁人心脾；金秋，天高气爽，空气清新，丛林尽染；隆冬，雪松屹立，山茶傲然，景色楚楚，和风送暖……

青岛，以她自己的天姿丽色，吸引着千千万万游人。古往今来，一年四季，凡来青岛的客人，无不被她的秀丽景色所陶醉，留连忘返。那些文人雅客们，以饱蘸激情的笔，描写着这巧夺天工般的山水画卷，由衷地赞美祖国母亲胸前这颗闪光的明珠，

然而，美丽的青岛，也曾有过痛苦和呻吟。她先后遭到德、日、美三代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一度成了侵略者和达官显贵们的乐园。这，使所有目睹现实的爱国者，挥舞刀笔，痛心疾首，怒火中烧……

我们从古今众多的游记中，选辑了这本《青岛游记选》，共收集了从明、清至今的三十二篇名家游记佳作。这些倾注着作者真情实感的文章，有的描绘了青岛的丰姿英采，有的记录了青岛的苦痛和呻吟，更多的则是歌颂了青岛

回到人民怀抱后焕发着的青春，她既可以使人们了解一点青岛的过去，又可以引导人们尽情地欣赏青岛那秀丽的丰采。

本书由鲁海、马述祯、戴传林选编，姜伟光注释。

编 者

1985.10.

目 景

青岛解放我重来	戚克家	(1)
翡翠城	刘白明	(6)
忆青岛	沈从文	(13)
我爱青岛	田仲济	(16)
长夏忆青岛	陈伯吹	(20)
江南人来青岛	秦瘦鸥	(25)
愿望和信心		
——话青岛	凤子	(28)
啊！难忘的青岛	海笑	(31)
石子	孙犁	(34)
樱花之忆	何洛	(38)
晶莹的珍珠		
——青岛印象	刘心武	(42)
诗人指处风采胜		
——读诗感怀忆青岛	宋协周	(45)
静静的太平湾	耿林莽	(52)
观海寄情		
——青岛鲁迅公园即景	耿林莽	(55)
陆上“龙宫”	崔素兰	(59)
崂山散记	许评	(64)
崂山绎雪	叶楠	(89)

神水泉记

- | | | | | |
|-----------------|-----|------|--------|-------|
| ——崂山即景之一 | 王中才 | (85) | | |
| 青岛 | 素 | 台 | 闻一多 | (94) |
| 青岛素描 | | | 王统照 | (97) |
| 岛上(上)的季节 | | | 吴伯箫 | (111) |
| 五(易)的青岛 | | | 老舍 | (116) |
| 樱花前后 | | | 孟超 | (119) |
| 青岛之夜 | | | 端木蕻良 | (127) |
| 青岛海景 | | | 蹇先艾 | (131) |
|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 | | 郁达夫 | (134) |
| 劳山记 | | | (明)陈沂 | (140) |
| 游蒙山记 | | | (明)邹善 | (145) |
| 崂山九游记 | | | (明)高弘图 | (148) |
| 崂山巨峰白云洞记 | | | (明)蓝田 | (159) |
| 崂山观日出记 | | | (清)徐绩 | (161) |
| 游太泽山记 | | | (明)张书绅 | (163) |

(3) 美國農業部農業統計局編印的《美國農業統計》。

(6) 热稳定性—— Hg^{2+} 在水中的热稳定性。

(83) 落葉灌木 *Myrsinaceae* (Myrsinaceae) (Myrsinaceae)

19. (19) *Wetzel, J. S., and others. A new method for the estimation of total plasma protein.*

(34) 俗語集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卷之三十一

青岛解放我重来

青岛，一提到这个美丽的名字，我心里便充满了亲切而又极其复杂的感情。

青岛，象一个漂亮的姑娘，遭受了德、日帝国主义的蹂躏与侮辱，她不幸的遭遇，曾使全国爱国同胞怒火中烧，为之奋斗呼号，成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一条。当我还童年时，就曾为她的不幸满怀悲愤，看到过小学的同学痛哭流涕，为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咬破指头写血书。也曾听说，在日本控制之下，“四方工厂”的工人受害受难、罢工抗议的消息。崂山胜景，早已闻名，在它脚下的“青山、黄出”妇女的命运^①，却令人感慨又深表同情。青岛呵，你有多么美丽，多么悲惨！

1929年夏季，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补习班，第一次投身到这座久已闻名的宝岛上。她是秀丽的，但又是荒凉的。她是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天堂，帝国主义耀武扬威的场所。每到夏天，挂着星条和太阳旗子⑩的军舰，铁链子一般锁住了大海的咽喉。这些外国水兵以征服者的姿态来此享乐，喝得醉醺醺的，用“文明的皮鞭”抽打我劳动人民——洋车夫。我读书的这所大学，就是当年的德国兵营，全是石头砌成，想要永世不倒，万古长存？！

我到青岛大学读书，正当武汉大革命失败之后。对蒋介石

“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招致了失地辱国的恶果，心胸为之郁愤；因为脱离了革命，脱离了群众，我感到孤孤单单，救国无力，天天苦吟，夜夜失眠；高高的石头楼上不能安枕，跑到一个亲戚家去，客厅不住，却与她的一个刚从乡下来、泥土满身的小工友挤在一张床上，当时我往《申报·自由谈》投稿，就题名为《无窗室随笔》。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无窗室，使人窒息、苦闷而又悲愤。夜间大海上的“海眸子”⑨呜呜如牛鸣，如哀痛，如长嘘，如呼号。听了心如碎，肝胆裂！

从1929到34年，我在岛上的大学里读中文系，跟闻一多先生学诗。我把郁积在心胸里的悲愤不平之感，发而为诗，呕心沥血，“心与身为敌”。我前期的诗创作，多半产生于青岛。我清楚青岛灾难的历史，青岛最了解我当年的苦楚心情。

青岛呵，如同久别的故人，终于在全国解放后，我们又喜相逢了。

1956年夏，全国总工会邀请作家，漫游全国，分为南北两个团，最后相会于青岛。目的是写点作品，反映工业方面的成就。我和张天翼、艾芜、李季诸同志，因为年老体弱，结伴直接去青岛。我们被安置在风景区的一座漂亮花园洋房里，是解放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招待优渥，有点令人不安。

这次旧地重游，真说得上是“感慨万端”，新的天空，新的日月，新的大海，新的波涛。景色入目，一片清新喜悦，涛声入耳，令人心旷神振！青岛变了，完全变了，变得如此

俊丽，如此媚人。我也变了，心胸如万里晴空，当隆隆的火车，欢腾地载着我们快进入青岛的时候，我便闻到青岛的海洋气味，心里激动得好似潮涨。当火车呜呜驶入青岛车站，我恨不得把青岛一把拉到怀里紧紧地拥抱她！青岛呵，故人重逢，我们有多少话要说，多少积愫要倾吐呵。

青岛，这个祖国的宝岛，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一别二十多年的我，重新回到了你的怀抱。

在这清凉的海滨，在青山远映、绿树成荫的柏油马路上，在形式不同、色调多样的高楼上，行走着，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学者和诗人。他们来作暂时的休养，来享受大自然和社会主义祖国给予的这份权利。他们的衣着不同，他们语言各异，但是呵，从悠闲的步调上，从欢快的颜色上，可以窥见他们有着共同的心情。这时邵荃麟夫妇住在疗养院里，林默涵、郭小川同志也住的离我们不远。我们彼此互访，月下清谈，长街漫步，语语有情，步步舒心。青岛的夏天多好呵，大海的浪涛也为我们的友情而欢唱。

我们住的地方十分幽静，坐在小楼上，就可以看到大海，深夜醒来，就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晌午，躺在床上，想闭闭眼，朦胧中听到大海的呼唤，它的魅力象一条拉你的彩带，于是，拿起浴衣，呼几个同伴，几分钟后，身子便游动在大海之中了。沙滩上有大人，有孩子，有男的，有女的。彼此是陌生的，但交换着亲切的目光，比赛着各自捡到的晶亮的贝壳，不论大人孩子，全是赤身赤心，全成为大自然的儿童。

到了青岛，哪能不去崂山？“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我们几十个人结队而往，大型汽车走到狭窄的山道上，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深谷，身子和心同样在剧烈跳动。车到北九水为止。这里山幽河清，引人下水。有一座肺病疗养院，病人闲散如神仙。这里成了人的分界线，年轻脚力健的，一个追一个前进了，我们这些气力不济的，只好把身子浸在清流中望高峰而兴叹，身子不能到的地方，而心却越想它。我想象着，李太白在何处遇到“食枣大如瓜”的安期生？《崂山道士》的故事也顿然来到心头；上清宫里那两株耐冬、牡丹早已无踪了，但美丽的花神绛雪、香玉的情影仍然在我眼前浮现……。晌午，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在山灵的感召下，枕石而卧，但我并没有作一个好梦。归途上，歌声阵阵，好似胜利凯旋。而我呢？却有着身入宝山、空手而回的惆怅。

我在山东大学读了近五年的书，母校对我是亲切的。故人陪我旧地重游，脚步轻移，一一印证。石头楼——我们当年的宿舍，背后一条小道，向前走，樱花树树，山野曲幽。左手一座新小楼，是闻一多先生的故居，我不止一次拿着刚脱稿的诗篇来这里向他请教。现在楼门上题写了“一多楼”三个大字，但人去楼空，没有一点纪念品。触景生情，不胜感叹④。参观了当年的大礼堂，曾经在这里听过闻先生朗诵他的《罪过》，听过章太炎先生讲《行已有耻》，对国民党不战而放弃东三省大为愤慨！

来到“山大”，许多往事尽涌心头。1935年和老舍、王统照、洪深、吴伯箫、赵少侯、孟超等一道办《避暑录话》的

老友们，而今逝者多而存者少矣。

夏季的青岛，一刻千金，转眼秋风起，吹落了树叶，吹走了游人。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背着海滨热沙子给烫上的一身“青岛暑色”，带着增加了的体重，向青岛珍重地道一声“再见”。

这是解放后四次重游青岛的首次。这次我个人的所得是《海滨杂诗》一组。

注①“青山、黄山”系崂山脚下的两个村庄。
注②指美国和日本。
注③海上的报雾器，遇雾出声，如牛叫。
注④“一多楼”已辟有纪念室，前建立闻一多塑像。

【作者简介】

臧克家(1905—)现代著名诗人，山东诸城人。1923年毕业于山东第一师范，后参加中央军政学校，“太革命”失败后考入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1934年大学毕业，初任中学教师，以后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诗刊》顾问兼编委。

臧克家1929—1934年期间在青岛学习、生活，以后也多次到青岛，他对青岛怀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在青岛“我半是主人，半是客”。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和成名之作《罪恶的黑手》，都是在青岛写成的，他还写了《海滨杂诗》等许多诗文，讴歌青岛。

本文选自《臧克家散文杂文选》。

翡 翠 城

刘白羽

我到青岛，很长一段时间，只活动在海滨疗养区里。尽管我住在海边、经常在海湾上走来走去，但吸引了我的是那浓成一团的绿森森的树林。我住舍的每一面窗都是一幅绿色的画，无论日或夜、黎明或黄昏，那些画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幻。

下面是我一页日记：

“天还漆黑，我伫立窗前，等待黎明。不久，东方现出一片红朦朦曙光，象从黑夜中撕裂出一条隙缝。一切都那样庄严、那样宁静。这红色的光，渐渐扩展成为一片朝霞，从空中把一道道红光撒向人寰，尔后霍然间，一个黎明出现了。东方的红光变成金色，一轮太阳涌上空中，一下把周围碧绿的树林照得明晃晃的，地上的小草绿茵茵地充满了生机，天空湛蓝，一片片白云透明闪亮。”

住房窗口外，是一片草坪，那里有两株法国梧桐，一株小些的距离稍远，一株高大攀天的离得很近，它把碧绿浓荫遮满我的房屋。在阳光照耀下，肥大的梧桐树叶象透明的绿琉璃一般好看，从我住进这屋以来，我就把我的心情寄托在这株大梧桐上，一看到那绿影，我的心就宁静下来了。

谁料这梧桐却演出了一个小小的悲剧。

八月中旬，一场台风刮到黄海落起大雨，我注视着窗外

那两株梧桐，它们在狂风暴雨中那样剧烈地摇晃，我真耽心。不过，原来预报在青岛登陆的台风，从海上吹过去了，倒也舒了口气。不想几天以后，夜间陡然又来了一场暴雨。早起急忙推窗看时，我最钟爱的那株大梧桐经不起两次残酷打击，连根拔出倒在地下——这一刹间，我的心头掠过一阵痛楚，但我还暗地希望，也许人们会把它扶起来，再让它枝叶扶疏、迎风招展吧！果然来了一小群人指点着、议论着。午睡为咚咚斧声惊醒，人们竟把这株大梧桐砍掉了，……从此我的窗外空落落的了，而且炎热的阳光一早就落在书桌上，连一点清幽之感也夺走了。我感到悲哀，就是离我住屋较远那一株梧桐，也显得孤单单的无限怅惘……

这个悲剧凝聚在心头上，后来才为另一番喜悦所代替了。

有一天，海天晴朗，清气袭人，作过治疗之后，一个同志带领我们进入一大片密林之中，沿着曲曲弯弯的小径，就象进入一个绿的世界，雪松、龙松，一片苍翠。在一个拐弯处，我突然看见一棵树，从树干到树叶都紫红紫红的。呵！我在巴黎发现了它，我在意大利看到过它，我询问多少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树。谁想偶然之间，在这树林里出现了，它在浓郁的碧绿衬托之下，红得那样妖娆。带路的同志问过花圃的人说叫红枫。这次小树林的跋涉，使我的眼光从我屋面前的花木放远了，为青岛海边上覆盖着这大片密林而惊喜了。为林中纵横交错着许多条路，每条路都通向大海，而每条路都种植着不同的树木。一条路全是公孙树，细枝嫩叶，那样轻巧婀娜；一条路全是梧桐，它的浓荫特别湛绿，绿得

幽深，一条路全是紫薇，在那全然绿的国度里，突露出一片姹红嫣紫、郁郁浓浓，火一般灼眼，一条路全是雪松，雪松的树干亭亭玉立，而它的枝叶向四面伸展开来，枝梢嫩叶如同撒了一层雪，由于树枝纤细，只要有一点微风，她就会微微颤动，象一个披着白纱在婆娑起舞的少女，……青岛这大片的绿，绿得那样浓酽，而青岛所有屋顶都是红色的，极目望处，宛如碧波中荡漾着千万朵红玫瑰花，这红玫瑰反转来衬托出绿色更加鲜明悦目了。

我到海港去了一趟，从那儿回来，是一个阴雨朦胧的黄昏。不知司机同志是有意还是无意，却使我进一步认识青岛，看到青岛的另一境界。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伏龙山、观象山、信号山间的一条街道，路右旁是石砌的岩壁，有着曲折上升的深巷伸向山巅，路左边是向下倾斜的陡坡，窄窄的小巷带着一磴磴石阶弯曲而下，引向深谷。车停住跳下来，望着那一道道小巷拖曳着各式各样的楼影、树影、花影、人影，在烟雨的迷离朦胧中，这山城是何等的美啊！我原认为青岛就那样一片平坦的碧绿丛丛，其实青岛中间横贯着一条山脉，而且是峰岩嵯峨的花岗石山脉，峰峰相通，岭岭相联，这山城才是青岛的中心。山下是那片大海滩，从海滩随着山坡一层层上去，一直到连绵起伏的山顶都住满人家。我一任雨雾淋湿了我的双足凝望着想：这多象重庆！这多象鼓浪屿！……我看着石头砌的深巷，石头砌的台阶，我无法去探索这幽径深处，也许有人正在凭窗望着海，拂着海风，听着海涛吧？

现在我得回过头来谈一谈海了。

我爱海，每到海边，就象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感到温

馨、柔和、宁静。我到青岛的那天，立刻奔向海边，但我只看见一片灰黄色海湾，死气沉沉。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下午，当我走在遍满梧桐阴影的路上，忽然听到轰隆轰隆声响，象是雷鸣又不是雷鸣，而是整个天空在发出震撼人心的声响。顺着这条路向海上走去，我才分辨出这是海的怒吼。我看见整个大海，在颠簸，在激荡，在回旋、在咆哮，深蓝色波涛冲向海岸，在礁石上掀起浪花，雪白、灼眼，在一片突出的海岬那儿，巨浪腾空而起竟象银色的喷泉，银色的雾，高高冲上天空，砰然跌落，尔后又冲上天空。这是我到青岛来，大海第一次向我显示出它雄伟神姿。

海的变幻真是奥妙无穷。有时海水那样宁静，象碧绿的湖水，海水透明得象绿水晶，一眼可以看到海底的白色小贝壳，有时涌浪很大，象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抖动着绿色的大地毯，一卷一卷向人身上扑来，一下把人推上高峰，一下把人抛向深谷。但不论怎样，海毕竟是美的。一阵清风吹进室内，给人带来幽思、遐想，将粘热暑气涤荡一净，我象从火的炼狱中一下跳了出来，在这海边上，我有了一颗纯净透明的心，——我静静听着海涛的絮语，听着树叶的喧哗，而一下又一切凝然寂静，只听见远方悠然飘来两声航船的汽笛，我不知船在哪儿，是那清风透给我一个信息，爽人的清秋要来了。

海上的月出极美，月亮刚刚升起时，象是一牙红玛瑙，然后才露出整个一轮红月，等它升到海空高处，才发出白的光，而那光给大海一映，又有点绿幽幽的了。

那是一个天朗午，我仰卧在沙滩上。天是那样高、那样蓝、那样无穷的深远。有一层轻纱似的云向西方飞驶，而更高的天穹上另有发亮的羊毛卷一样浓郁的白云，却往相反的方向飞。在天的缥渺处，云飞得那样轻快，使你觉得整个天空在浮游、在悠荡，不过两层云飞到海的上空就凝然不动了，所以海面上没投下一点阴影，海绿得发亮，我向遥远的海平线望去，那儿闪跳着雪白的浪花，海在笑，露出洁白皓齿。荷马形容海：“鲜明灿烂，象酒的颜色，或者象紫罗兰色，”海是多么美呀！

海并不都那样平静、柔和，有时突然凶猛怒吼，万丈狂澜。有一夜，我发觉海涛声有点异样，早起一看，海在发怒了，海涛一直飞扑到人行路上来，濛濛水雾，就仿佛落了一阵大雨，把你淋得精湿。如果说平静的海是美的，这旋转的、沸腾的海，不就更使人心胸豁然开朗，充满奔放的豪情，庄严的美感吗？这奔腾的大海呀，简直就象整个宇宙都在回环激荡。一个法国人在评论贝多芬时有这样几句话：

“……他要摆脱肉体的联系，摆脱痛苦，摆脱个人，以便上升到思考中去，到宇宙中去，进入到无挂无碍的自由境界。”

这咆哮的海，发怒的海就正把我引向真挚忘我的自由境界。

海和青岛是溶为一体的，真正向我揭开青岛之美的，是最后一幕。那是一个暮天，落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却晴了。我到了小青岛，站在那山上一看，雨后初晴，整个青岛显得亮闪闪的。没多久黄昏湮没一切，小青岛灯塔亮了。我们登